



追 踪

ZHUIZONG

大角羊



库拉克

我在遥远的西北看到一片起伏的高原。

没有冬天，春天就不会到来。黑暗是光明的必经之路。这片土地有着漫长的冬日夜晚，大自然捂紧它那撒播欢乐的口袋，积累起它对这片土地的亏欠，一待春天来临便把它一次还清。整整被拖欠了六个月的欢乐，一下子倾囊而来。五月就被定为了这一次的“还款日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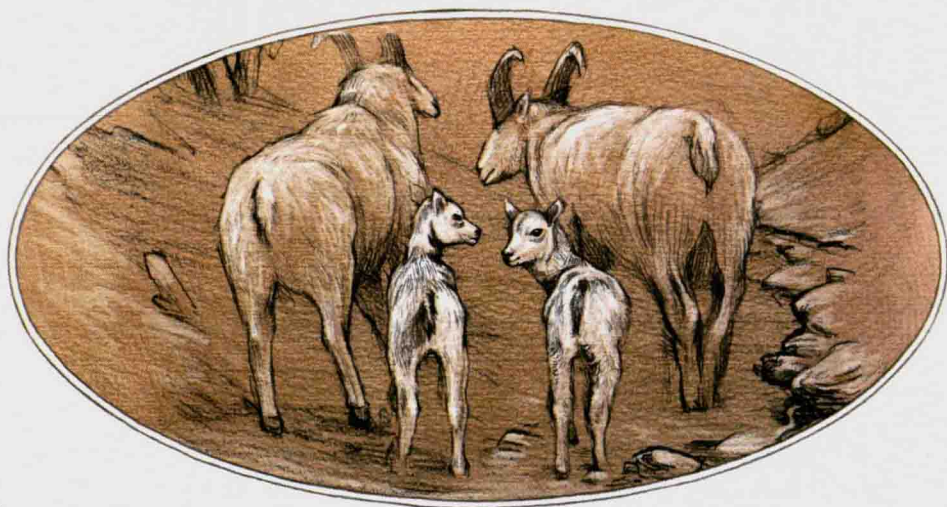
高原上开满各种鲜花，过去六个月它们难得一见，因为严寒封冻了它们的成长。此时此刻，紫色的白羽扇豆花正开得热闹，绵延数英亩的辽阔土地上，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。它们分布得不规则但广阔稠密，直到远处斜坡上还能看到那像彩带一样缠绕在田野上的身影，远看就像一片紫色的云彩。

现在五月将尽，风却依然寒冷，高原上的水池到了晚上还会结冰。北风肆虐，涌起大片云朵，霎时雪花倾泻而下，飞落在山峰上、高原上，也飞落在高原的花朵上，花儿们一朵接一朵被白雪厚厚覆

盖。当降雪突然停止，云朵又会移开，天空恢复澄澈明净的蓝色，高原大地则遍身闪耀着白雪的光芒——除了那补丁一样打在地面上的紫色花朵。而弯弯曲曲地在这美丽风景中穿行而过的，是两条长长的动物足迹。

最近这场雪使得追踪动物的足迹变得容易了许多。斯科蒂·麦克杜格尔拿下他的来复枪，爬上了杜巴克河边的一座开阔的山冈。白色高原上镶嵌着一片片美丽的白羽扇豆花，斯科蒂却对它们丝毫不感兴趣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搜寻着地上的足迹。突然，两行并列的足迹吸引了他。他可以确认：这是两只结伴而行的的大角羊留下的。

斯科蒂跟着足迹往前走，他看出这两只大角羊有些心神不宁，但并未受到惊吓，而且离开这儿不超过一小时。没错，这两行足迹



是两只成年雌性大角羊留下的。它们从一个庇护地漫步到另一个，路上还躺下来休息了一两次，但每次只躺了一会儿就赶紧爬起来继续向前走了。

斯科蒂小心地追了上去，逐渐缩短着和大角羊的距离。他绕过一些岩石，看到一块长满白羽扇豆花的洼地。突然，那两只大角羊跳了出来。

来复枪举了起来，然而扣动扳机之前，斯科蒂的视线落到了两只新生小羊身上。小东西们正试着用它们摇颤的双脚站起来。它们犹疑着，不知道是该走向这个新来者呢，还是该跟着它们的妈妈。

大角羊妈妈们咩咩尖叫着向幼崽发出警报，转身回到了它们身边。小羊羔不再犹豫，它们最后选择了和自己相像的生物待在一起，于是沉着地迈开步子，跟随妈妈去了。





斯科蒂当然能射击随便哪只或全部大角羊啦，但他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冲动，那就是“抓活的”。来不及考虑太多，斯科蒂就追了出去。



然而，小羊羔已接收到羊妈妈传给它们的“警报”，开始躲避。斯科蒂往前冲着，几乎碰到了小羊羔们。幼小的生命头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“危险”。它们都还没一个小时大呢，但自然已给它们配备了一整套宝贵的本能。尽管跑得比人慢，但它们在躲闪上显示出了突出的才能。正如斯科蒂所预料的，他没能抓住它们。



羊妈妈们凄惨地咩咩大叫着，催促小家伙们赶紧逃跑。斯科蒂则左冲右突，全神贯注地想要抓住它们。这使小家伙们越来越惊慌失措，拼命往纤弱的腿脚上使劲，想要跑到妈妈身边去。尽管斯科蒂不止一次触到了小羊羔，却始终也抓不住它们中的任何一只。

很快，这场严肃的“抓捕对抗赛”就被大角羊妈妈们所主导。它们领着孩子们远离了白羽扇豆的生长之地。斯科蒂呢，他还在捕捉、追逐，忽左忽右，直到抵达甘达峰底下的一座悬崖。这座悬崖崎岖不平，布满嶙峋的岩石，羊妈妈们看到后却迅疾跳了上去。

小羊羔们感受到一种新鲜的力量，就像小鸭子第一次跳进水里时感受到的一样。它们黑黑的像套了橡胶鞋的小蹄子紧抓住溜滑的石头，凭着这“山地之翼”在悬崖上越升越高，渐渐远去。

北风带来了致命的敌人。同样是这北风，现在又带来像屏幕一样的雾挡住了敌人的视线，掩护它们。

斯科蒂只能抬头凝视着峭壁，小声嘀咕：“这些小东西，这些小东西，真是太聪明了，还没有一个小时大呢！”



又一个敌人

YOU YI GE DIREN

几个小时后，小羊出生时降临的这场雪就消散干净了，所有的山头再次铺上了青草和鲜花。对羊妈妈来说，这意味着充足的食物，小羊羔们开始自个儿嚼起青草来。

其中一只小羊，长得矮而壮实，有个雪白的鼻子，很容易被认出来，我们就叫它“白鼻子”吧。它的玩伴要高一些，角上长出许多小瘤子，看上去很奇怪，我们就叫它“瘤子”吧。它俩整天绕着妈妈蹦跳奔跑，要不就是相互较量，用脑袋撞来撞去，非常活泼。

有时，两只小羊羔会来到一座小山丘前玩“山寨大王”游戏。其中一只会上山头，顿顿脚，摇摇小圆脑袋，试图让对方明白：我才是“山寨大王”。然后，它们那漂亮的小耳朵会一齐向后伸，长满毛的圆脑袋迅速抵在一起，纯真无邪的眼珠滴溜溜直转，努力装出凶猛的样子。同时，它们用力推挤对方，直到其中一只被挤得跪下。这时，跪下来的那只羊会转动并抬起后脚跟，好像在说：“我才不想要你的破城堡呢！”可你别信它的谎话，它很快就会另找山头，然后大

摆姿势，使自己看起来很“凶恶”。在那里，它会再次顿顿脚，摇晃脑袋，和新的对手上演一场“争夺赛”。

小羊羔们精力充沛，看起来永不疲倦。从早晨到傍晚，它们一个劲儿地蹦呀跳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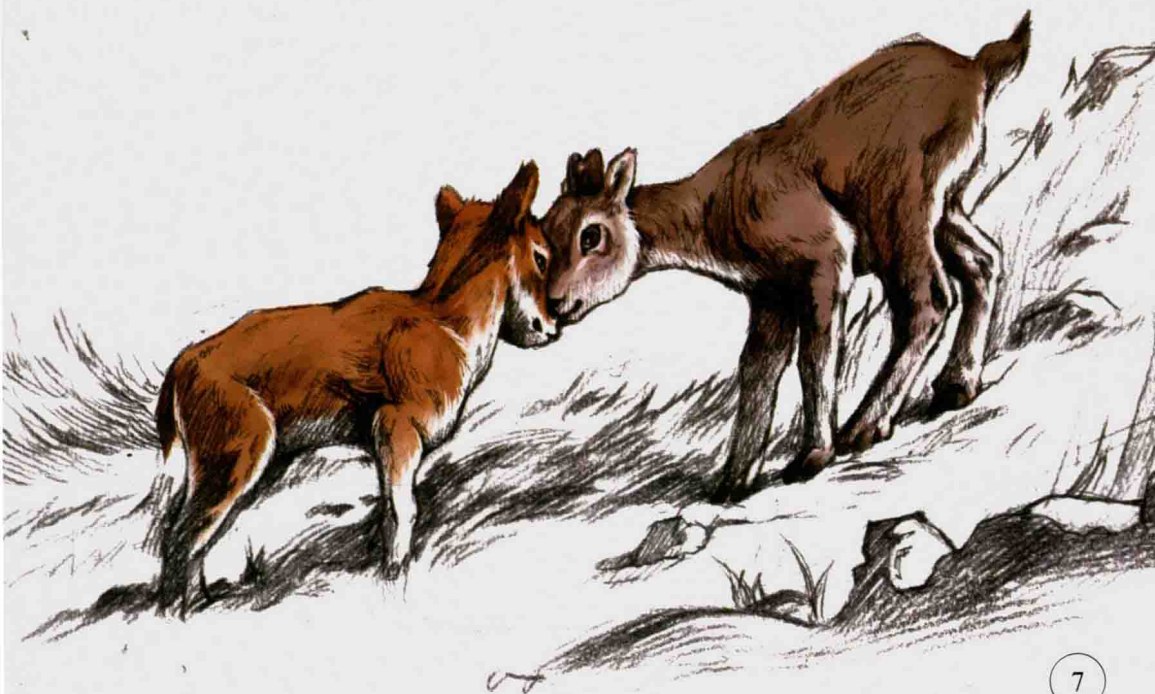
晚上，小羊羔们紧挨着妈妈睡。它们通常在能够看到日出的角落——更确切地说，是能够照到晨光的地方度过漫漫长夜。

瘤子总是第一个起床，白鼻子则要懒一些，总蜷缩着赖在床上。它那雪白的鼻子正与它身后的一块白斑相呼应，这白白的斑块看起来非常吸引人，以致瘤子总是一逮着机会就忍不住扑向它。每天早晨，如果它能够用它自创的方式叫醒小伙伴，也就是朝着它那漂亮

大角羊



库拉克



的白色斑块来一下“绝妙大撞击”，它就会非常高兴。

大角羊通常都是成群结队行动的，队伍中的成员越多，能观察到危险的眼睛就越多。然而在库特奈地区，猎人们非常活跃，尤其是斯科蒂。大队大角羊已经锐减成一些零零散散的“小分队”，其中最大的队伍也不超过三十只羊，大多数都只有可怜巴巴的三四只羊。

六月的头两个星期，老斯科蒂带着上好膛的来复枪，数次穿越“大角羊地带”。对他来说，捕猎游戏永远都在正确的季节。然而两只机警的大角羊妈妈每次都早早察觉，带着孩子逃过劫难。

然而有一天，它们闻到了一个不熟悉的气味，刚一停下，一只庞大的黑色动物就从一块岩石上纵身跃下，并把白鼻子的妈妈击倒了。那是一只壮硕的狼獾——羊的死敌。

瘤子和它妈妈吓坏了，赶紧逃窜。那只狼獾很快就结束了母羊的生命，随即又跳向白鼻子。小家伙被突然发生的一切吓傻了，正愣愣地站着发呆呢，结果也被杀死了。



同族大战

TONGZU DA ZHAN

大角羊
库拉克
De Jian Yang Ke Lu Ke

瘤子的妈妈长得十分结实，它有着比一般母羊长得多也尖得多的角，还有很好的“羊的直觉”。

杜巴克河上游地带正变得越来越危险，白鼻子母子的惨剧发生后，瘤子的妈妈终于打定主意要搬离这里了。于是，它以最快的速度，沿着甘达峰的斜坡全速前进。每次冲过那些突起的小土丘时，它都会停下来仔细察看附近的情形，静止一两分钟不动，像长在岩石上的地衣。

一次，它停下来观察四周，看到身后有个快速移动的黑色身影正在靠近。那是老斯科蒂。它便通过“结成冰”的方式逃过了他的追猎。此后一整天它都默默无言地朝前行进，直到危险之地被甩在身后，它才开始走得慢了一些。

快到傍晚时，它一眼瞥见前面山脊上有什么东西在移动。它停下来仔细观察了许久后，终于搞清楚那是几只羊！因为它看到它们都穿着羊的“制服”呢：一身灰色皮毛，脚上穿着带白斑的“袜子”，脸

上和尾巴上有着白色的斑块。它们正迎风而上。它小心地保持自己不被那几只羊看到，并绕到它们的踪迹后面：那是两只大个儿公羊留下的踪迹。

根据羊群的规矩，来自不同团体的公羊和母羊及小羊是不能混在一起的。于是，瘤子的妈妈——我们就叫它“长矛”吧——丢下这踪迹，走过分水岭。但它很高兴知道这是一个羊出没的地区。第二天，长矛闻到另一种气味，停下了脚步。它循着气味稍稍往前走了一点，发现了一大队母羊和小羊羔的踪迹。它从容地跟了上去，瘤子则在它身边蹦蹦跳跳。

几分钟后，长矛看到了那队羊超过十二只！但它们没有看到长矛。淘气的瘤子伸出圆脑袋四下张望，这个轻微的动作引起了羊群





中站岗放哨的母羊的注意。它立即给出信号，整个羊群便都像雕像一样静止了，脑袋朝着它们行进的方向。现在，轮到长矛做出反应了。于是，它向前走到视野开阔处。羊群飞奔过山头向左奔去，而瘤子母子俩则向右跑去。

这样一来，它们在风中的位置就掉了个儿。从远处，它们也已看清楚瘤子母子的“制服”，而长矛也认定它们的“证书”通过了检查。于是，它带着瘤子上前靠近羊群。

领头的母羊从羊群中走了出来，和长矛相互闻嗅，直盯着对方看。领头羊使劲蹬它的脚，而长矛也为战斗做好了准备。它们一起向对方直冲过去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它们的脑袋猛地抵在了一起。一场激烈的角力赛开始了。它们都奋力地推挤对方，长矛扭动着身体，它的角抵到了领头羊的耳朵上。

处于劣势的领头羊意识到继续下去必然失败，于是抽动鼻子，转过身，晃着脑袋重新返回队伍里去了。长矛跟在它的身后，也向羊群走去。瘤子不明所以，只是紧紧贴在妈妈身旁。羊群先是掉头跑开了，但很快又回来了。长矛停住脚，从容地站着。羊群向它靠拢，围住了它。它被接纳了。

这是一个仪式，但只跟长矛有关，瘤子得通过自己的力量站稳脚跟。羊群里大约有七八只小羊羔呢，大多数都比瘤子高大，它们已经准备好欺负这只陌生的小羊羔了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是新来者。



瘤子尝到的第一个苦头是屁股被出其不意地撞了一下。当它转过身来面对刚刚攻击了它的坏蛋时，另一只小羊羔又从另一个方向袭击了它。无论它转到哪个方向，身后都有一只小羊羔准备好要撞它了，直到可怜的瘤子跑到妈妈身下避难为止。妈妈当然能保护它，但它也不能总待在妈妈身下呀！于是，一天中小瘤子总有几段极不愉快的时光。

第二天早晨，很明显，其他小羊羔又想要拿它来寻开心。其中最大的是一只敦实的小公羊，它头上还没有长角，浑身黏湿，歪歪扭扭的，因此我们也许可以称呼它为“歪角”。

歪角走过来了，径直并狠狠地撞击了瘤子。瘤子四肢倒地，但



很快又跳了起来。对这个横行霸道的挑衅者，瘤子有点发怒了。于是，两只小羊羔的小脑袋很快抵到一起，并且发出类似两个纺纱锤相互撞击的声音。它们势均力敌，僵持不下。

瘤子的斗志和潜能被激发了，它猛然冲向那个臭小子。这次，它们的脑袋一擦而过，变成了脑袋抵肩膀，然后它们重重地撞击着对方。一开始，瘤子被逼得节节后退。不过，它那刚长出来的小尖角很快就显示出了威力，那个横行霸道的家伙肋骨上挨了两下，疼得掉头跑掉。

其他围观的羊羔开始意识到，新来者的素质是过关的，并不那么好欺负。于是，它们接纳了瘤子。瘤子受欺负的时光也终于结束了。



任性的慘痛代價

RENXING DE CANTONG DAIJIA

毫无疑问，力量、勇气及生命活力很重要，但有时智慧和敏锐会更重要些。在一群野生动物中，领导者并不像我们人类那样是通过正式选举产生的，而是缓慢地被选择出来的。如果某个个体能够使





其他成员觉得它是可依赖、可跟随的对象，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领导者。在许多群体动物中，经受考验并能鼓舞成员信心的领导者，往往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雌性。

甘达峰的这队羊是由六七只母羊和它们的孩子组成，其中有三四只一岁左右的小羊羔，还有一只前途无量的两岁的公羊。这只两岁的公羊是团队成员中体形最大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最重要的。领头的是一只富有判断力的老母羊，头上长着短而粗的角，它是歪角——那个小霸王的妈妈。

羊儿们认为它们的这个领头羊，不是必须服从，而是值得跟从，因为它很有智慧。不过，羊儿没有名字的概念。因此，我只能在提到它的时候用“智者”来称呼了。

长矛是只很活跃的羊。它很年轻，但它的眼睛、鼻子和耳朵却是一流的、冷静的、富有判断力的、敏锐的，它们永远都处于警惕状态。当然，它做的事其他羊都会做，只不过它做得最好。然而，智者绝不比它逊色。它们的天资如此相近，智者很快就感觉到长矛是个危险的竞争对手。

团队里不是没有行为奇怪的成员。有只年轻的母羊，它吃草时是前膝跪地的，因此，在它的前腿的膝盖上都长出了一个大大的茧状肉垫。我们就叫它“膝盖肉垫女士”吧。肉垫越长越厚，开始妨碍膝盖肉垫女士的灵活性了。其他羊都可以快速跳转，它却很难做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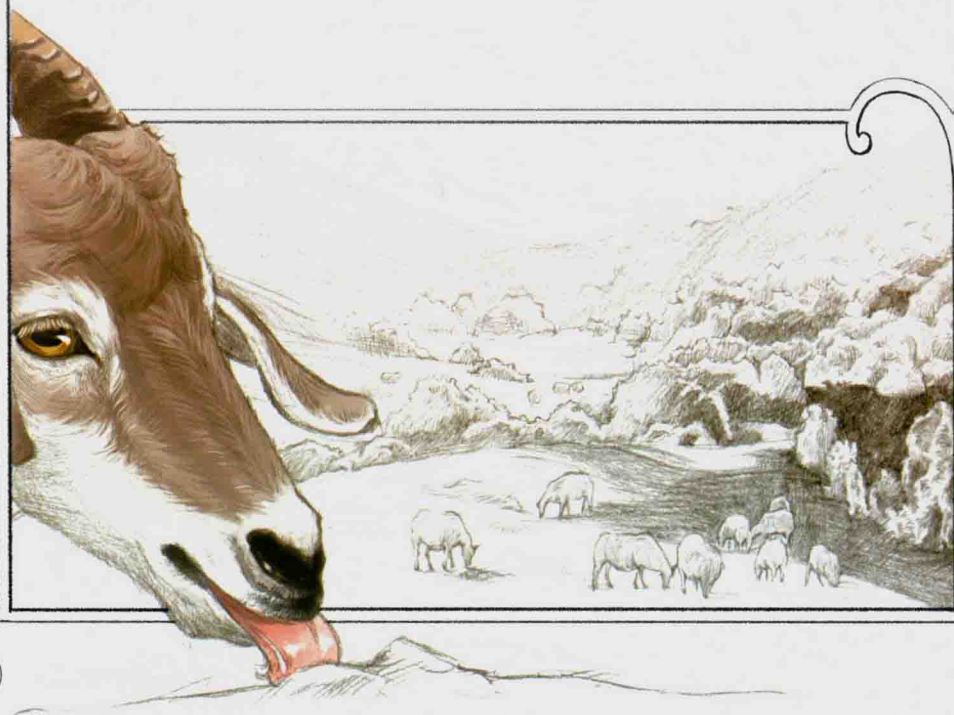
平时倒没什么，可紧急时刻，它就大受影响了。

团体中另一个奇怪的成员，是一只很容易紧张的小母羊。它什么都听领头羊的，除了一件事——当其他成员都“结成冰”时，它还在动来动去。

这个团体的放哨功夫一流，因而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。随着夏季临近，羊儿们开始经历一种特殊的兴奋激动与焦躁不安。

它们时常呆立，看起来像是消化不良。当智者也开始出现这种无精打采的状况时，它采取了有效的办法。它领着羊群前往地势较低的地方，走到了树林后，并继续往下走。

它这是打算去哪儿呢？前路陌生，长矛心中充满狐疑，一次次





停下来。它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凶险的低地。然而，领头羊只顾不慌不忙往下走，其他羊全都无精打采地跟在智者后面，但对它绝对信任。

等到它们都远远地往下走到安全线以下，领头羊开始竖起它的耳朵，直盯着前方看。围在它身边的羊也都突然打起精神来。它们一直在渴望着什么，经过长途跋涉，现在终于靠近了它。

前面出现了一面宽阔的斜坡，下面是一条白纹。智者领着它们直直地向白纹走去。无需废话，整个羊群关心的只是那白白的东西。喔，那可是它们所尝过的食物里最美味的！它们不停地舔呀舔。它们喉咙里干渴的感觉立刻离它们而去：身体里难忍的炽热也从它们的眼睛和耳朵里消散出去：头不再痛了；通红搔痒的皮肤也开始变得凉爽。它们的胃里甜甜的，萎靡不振一扫而空。这看起来就像是喝了一杯极其美味的甜果汁饮料，其实那只不过是食盐。

这就是它们努力寻找的东西，而这片具有很棒疗效的盐渍地，正是领头羊用智慧引领它们找到的。

对一只年轻的动物来说，没有什么比服从更重要了。

羊群游荡了一两个小时，各自都已满足了身体所需。智者准备带领羊群返回峭壁上的领地了。可这个山谷里的草十分茂盛，羊羔们乐得打滚撒欢，不愿离开。但这里地势平坦，一望无际，对羊群来说实在太危险了。于是，智者不顾那些撒娇的小羊，毅然转身，往山